

戴笠坠机死亡消息，军统局初还不作宣布，但小报已登载纷纭。郑介民任军统局长、毛人凤任副局长后，终于在重庆罗家湾大礼堂



蒋介石与戴笠遗属

召集局本部大会，公开宣布。毛人凤含泪作了简短的讲话，宣布戴笠“因公殉难”，勉励“全体同志要继承戴先生的遗志，精诚团结，保卫领袖安全”。

结，保卫领袖安全”。

我退出大礼堂，搭车回到小龙坎台湾工作人员干部训练班。我的助手许文渊在午饭后召集训练班全体师生在礼堂，由我作传达报告。这个班的学员还没有见过他们的班主任，没有参加过戴笠主持的“总理纪念周”，没有产生对戴笠的“亲切敬畏”感。戴笠死后，台训班的技术课也就结束了。对于台训班学员的分配工作，军统局三巨头郑介民、毛人凤、唐纵因各有自己打算，根本无暇顾及，我只好自作主张宣布毕业，等待分发任务。1946年5月，毛人凤在考虑军统局复员南京前夕，在局本部罗家湾大礼堂接见台训班120名学员。嗣后，毛人凤指示，将该班学员全部放入台湾，按少尉级待遇，旅费从优核发，并预发3个月生活费，以原有职业为掩护。大多数学员是从重庆转浙赣铁路，取道福建返台的，少数由香港转返台湾。台训班由此结束，教职人员回局本部报到。

戴笠死后，被追授为陆军中将。

（责任编辑：何品）

蒋介石 辞沪的 最后一幕

曾经有人写过一本《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》，描摹这一段蒋氏的行踪和心绪，颇足一观。作者似乎没有见到大溪档案，其实，那里有许多东西相当传神。

上海，是蒋介石的起家之地。1927年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，虽说有辛亥时孙中山先生主张以南京为首都的源由，乃是遵行总理遗教。其中，也不无暗含距离上海不远，便于控制的因素。然而，辽沈、平津、淮海三大战役之后，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，根本组织不起象样的抵抗，和谈阴谋又没有得逞。1949年4月21日，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，直如摧枯拉朽，两天后就解放了南京。无险可守的上海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炮口之下。对此，蒋介石并非一点没有准备。台湾国史馆收藏的大溪档案《筹笔》第11册中编号为16301的一件蒋氏手令很能说明问题：

中央银行总行准备迁驻广州，其重要档案、账册及金银现款，应即分运广东、福建与台湾省切实保存为要。俞总裁鸿钧。蒋中正手令。

此手令的签发日期为1948年11月10日。也就是说，还在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半年之前，蒋介石已经作好了应变准备，要将在上海的大量金银运走，主要是运到台湾。这笔财富，后来对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，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，无需赘言。而

它究竟价值几何，一般都认为达5亿美元。这在半个世纪以前，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而这笔钱，有相当一部分就是1948年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，发行金圆券时，从老百姓头上搜括所得，不少就是上海人的血汗。蒋介石之命汤恩伯守沪杭宁一带，主要就是为了这笔钱，让这笔钱和其他重要物资能够完整地运到台湾去，而不是落到共产党之手，同时也以便自己能够有朝一日东山再起。据说，这种抢运的工作，一直持续到上海解放前夕的5月22日。其间，蒋氏数度来上海，要务之一，即是督促此项抢运工作。

落花流水春去也。蒋介石终于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起家之地。前引著作中提及蒋氏辞别奉化祖居时一派凄凉景象，笔墨堪称动人。但是，很少有人提到他从上海起身的情况，而从大溪档案中的材料来看，最是仓皇辞庙日一类的形容都不恰当。

何以见得？

有蒋介石自己的言辞为证。先看5月24日的两通电报，都是大溪档案中的材料，现存台湾国史馆，见《筹笔》第13册，编号分别是16410、16411，内容如下：可交太康黎舰长速发。桂总司令：总裁昨派周参谋携慰劳书来沪，想已接到。此函与犒赏款，除通令各官兵外，不必登载报，亦不必对任何记者说及此事为要。特属代达。俞济时叩。

最急。派专人监发。汤总司令：昨周参谋携总裁慰劳书及犒赏款项，想已接到。此书与赏项，除通令各官兵外，不必登报，亦不可对任何记者说及此事。陈兄及周、桂两总司令慰劳书外无他。各将领函件已停交，以免登报。并以此意转告谷正纲同志为要。奉谕转达，请即照办。俞济时叩。

两通电报都是蒋介石自己的亲笔，落款却又都是俞济时。从文献的角度而言，这就是所谓假托，就是用他人的名义发表自己的意见。虽说没有什么不光彩，因为俞济时毕竟只是蒋介石身边的工作人员而已，他的行事应该以蒋氏的意思为指针，他的名义为蒋借用，也是无可无不可的。只是视其内容，不得不令人生发不少感慨。颁发慰劳书和犒赏，原为激励士气，却特别关照不能登报，不能让记者知道。国民党自诩正统，此等原可光明正大处置的事却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。什么原因？或者，是蒋介石当时还是下野的总统，如此做去，总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味道。或者，这笔钱只给了官长，不要说士兵，可能连下级军官都没有份，所以只能偷偷摸摸地干。此其一；其二，给桂永清的电报中，

蒋介石明明说的是给了他犒赏。但是，给汤恩伯的却又说，只给陈良、周至柔和桂永清发了慰劳函，没有给他们其他东西。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，而且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话，从中不难领教蒋介石的权谋了。

更令人感慨的是蒋介石随后发的又一封电报，也见《筹笔》，编号为16413。

汤总司令：两日来未得沪战确息，系念之至。昨派经国飞沪，传达意旨，又因江湾机场撤退及定海气候不良，无法落机，只得中途折回。今又派其试飞上海与定海，未知果能达成目的否。如果上海不得已而撤退，应由吾弟名义，对中外发表一简短宣言。大意谓：此次上海剿共之战，共匪被国军消灭者，在阵前死亡者已不可数，足有八个军，其论总数者不下十万人。国军以打击共匪之目的已经达成，而又不愿我人民在市区内因作战而遭受无谓之牺牲，故放弃在市区内作战，乃依照预定计划实行撤退，以期从事整补后再与共匪决最后之胜负，以完成我国军消灭赤祸、复兴民族、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。惟望上海全市同胞勿为共匪所威胁，坚持反共之决心，勿与共匪合作，勿为共匪张目，以免贻害国家而免为共产国际之奴役，与充任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炮灰。凡我同胞，须知汉贼不两立、忠奸不并存，有共无华、有华无共。发扬我中华民族不可屈服之精神，竭尽自救救国之职责。是为至盼。上海同胞们，不久再会。等语。中正。

按《筹笔》编者所订日期，这通电报形成于5月28日。大家知道，5月27日，上海已经解放，战事全部结束，28日应该没有必要再发此电报。或许，汤恩伯隐瞒军情，如电报中所说，两天不让蒋氏知道战况，所以他才会在28日，即上海已经解放的第二天，还在布置汤恩伯在上海解放之际应该如何如何。果真如此，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队的混乱，到了何等地步，自是不难想见。即便如此，蒋氏对上海似乎还是情有独钟。虽说不知上海战况，还是要扯一个大谎，8个军、10万人的煌煌战果，岂不令人目眩心曳。只是此类水中月、镜中花一类的东西，只能用来骗骗自己而已。至于“自救救国”等等，更无异梦呓。好在这通电报当时不为人所知，似乎也不闻汤恩伯在逃出上海时有什么宣言声明之类文字。半个世纪后偶而在档案中发现这样的材料，人们只能会心一笑，曾经在大陆统治了22年的人物，居然是这等模样。

(责任编辑:朱榕)